

1004
109
121

列傳

包拯

邵亢 從父必

張方平

胡宿 子宗炎從子
宗愈字回

吳奎

馮京

王拱宸

歐陽脩 子發棊

趙抃 子岷

錢惟演 從弟易易子序
達明遠 諸孫景謨即

張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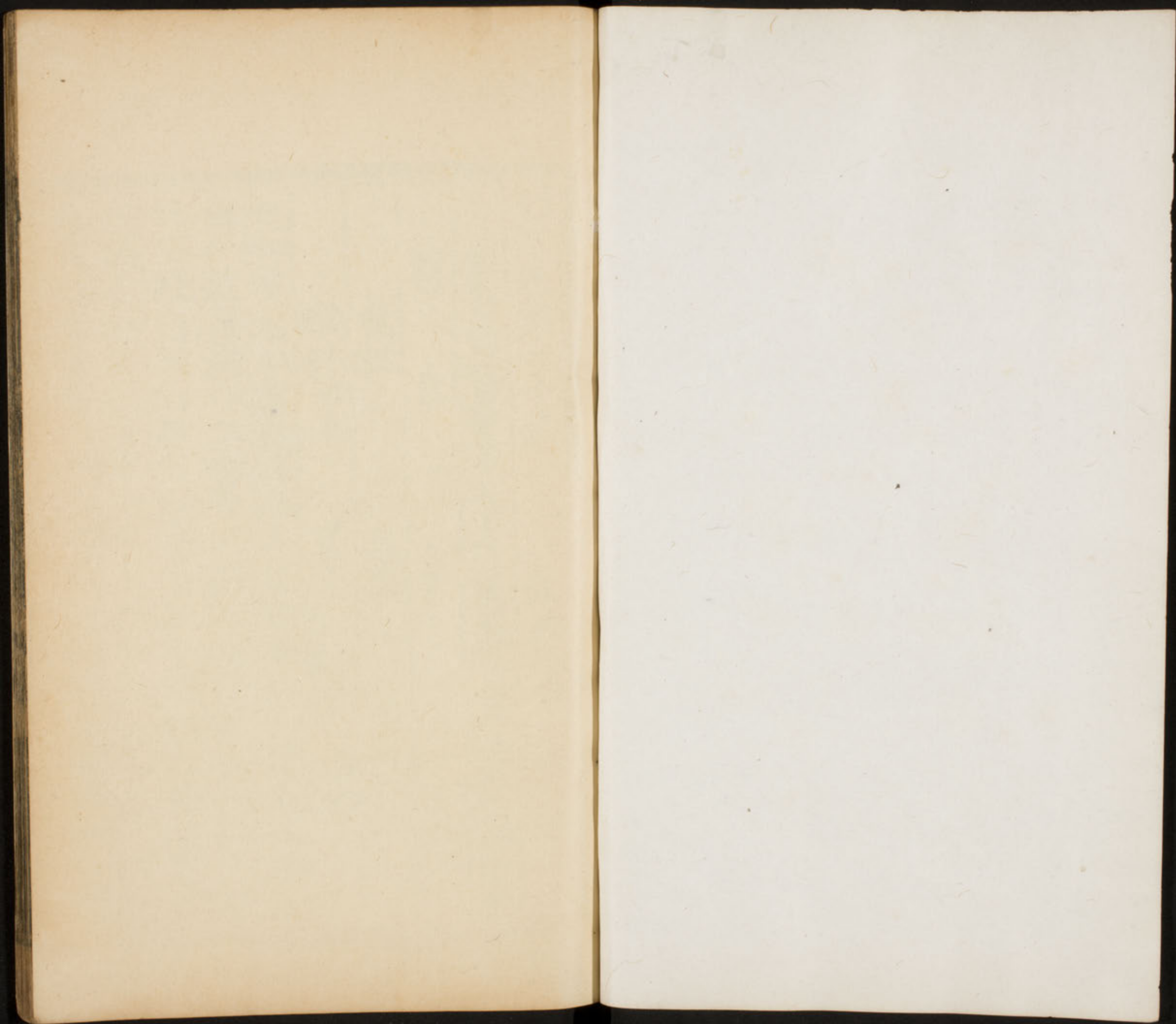
劉湍 弟汾子奉世

唐介

趙鼎

曾鞏 弟肇

明監本宋史 卷八十





列傳卷第七十五

朱史三百十六

關公字雲長

初修

包拯

吳奎

趙抃 字子疵

唐介 字淑問

義問

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也始舉進士除大理評事

出知建昌縣以父母皆老辭不就得監和州統父母

又不欲行拯即解官歸養後數年親繼亡拯廬墓終

喪猶衰衣不忍去里中父老數來勸勉久之赴調知

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第歸殺而當

三百七十六
之尋復有來告殺牛者極曰何為割牛舌而又告
之盜驚服從知端州遷殿中丞端土產硯前守緣貢
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極命製者才是貢數歲滿不
持一硯歸尋拜監察御史裏行改監察御史時張堯
位除節度宣撫兩使右司諫張擇行唐介與極共論
之語甚切又嘗建言曰國家歲賂契丹非禦戎之策
宜練兵選將務實邊備又請重門下封駁之制及廢
銅贖吏選守宰行考試補蔭弟子之法當時諸道轉
運加按察使其奏劾官吏多摺細故務苛察相高尚
莫不自安極於是請罷按察使去使契丹契丹令與

客謂極曰雄州新開使門乃欲誘我叛人以刺疆事
耶極曰涿州亦嘗開門矣刺疆事何必開使門哉其
人遂無以對歷三司戶部判官出為京東轉運使改
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徙陝西又徙河北入為
三司戶部副使秦隴斜谷務造船材木率課取於民
又七州出賦河橋竹索恒數十萬極皆奏罷之契丹
聚兵近塞邊郡稍警命極往河北調發軍食極曰漳
河次壤人不得耕邢洛趙三州民田萬五千頃率用
牧馬請悉以賦民徙之解州鹽法率病民極往經度
之請一切通商販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數論斥權

倖大臣請罷一切內除曲恩又列上唐魏鄭公三疏
頭置之坐右以為龜鑑又上言天子當明聽納辨朋
黨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說凡七事請去刻薄抑僥倖
正刑明禁戒輒作禁妖妄朝廷多施行之除龍圖閣
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嘗建議無事時徙兵內地不
報至是請罷河北屯兵分之河南充鄆齊濮曹濟諸
郡設有警無後期之憂借曰戍兵不可遽減請訓練
義勇少給糗糧每歲之費不當屯兵一月之用一州
之賦則所給者多矣不報徙知瀛州諸州以公錢買
易積歲所負十餘萬悉奏除之以安子之便都知楊

州徙廬州遷刑部郎中坐失保任左授兵部員外郎
知池州復官徙江寧府召權知開封府遷右司郎中
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人以
包拯突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
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舊制凡訟訴
不得徑造庭下拯開正門使得至前陳曲直吏不敢
欺中官勢族築園榭役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適京
師大水拯乃悉毀去或持地券自言有偽增步數者
皆審驗劾奏之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奏曰東宮
虛位白又天下以為憂陛下持又不決何也仁宗曰

卿欲誰立拯曰臣不才備位乞豫建太子者為宗廟
萬世計也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
無子非邀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請裁抑內侍減節
冗費條責諸路監司御史府得自舉屬官減一歲休
暇日事皆施行張方平為三司使坐買豪民產拯劾
奏罷之而宋祁代方平拯又論之祁罷而拯以樞密
直學士權三司使歐陽脩言拯所謂牽牛蹊田而奪
之牛罰已重矣又貪其富不亦甚乎拯因家居避命
久之乃出其有三司凡諸筦庫供上物舊皆科率外
郡積以困民拯特為置場起市民得無擾吏負錢帛

多謀變間輒逃去并械其妻子者類皆釋之遷給事

中為三司使數日拜樞密副使頃之遷禮部侍郎辭

不受尋以疾卒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謚孝肅拯性

峭直惡吏苛刻務敦厚雖甚嫉惡而未嘗不推以忠

恕也與人不苟合不偽辭色悅入平居無私書故人

親黨皆絕之雖貴衣服器用飲食如布衣時嘗曰後

世子孫仕宦有犯賊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塋大

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初有子名鑑娶崔氏

通判潭州卒崔守死不更嫁拯嘗出其孀在父母家
生子崔密撫其母使謹視之鑑死後取孀子歸名曰

三才圖會卷之五十五
經有奏議十五卷

吳奎字長文澠州北海人性強記於書無所不讀舉
五經至大理丞監京東排岸慶曆宿衛之變奎上疏
曰涉春以來連陰不解洪範所謂皇之不極時則有
下伐上者今衛士之變起於肘腋流傳四方驚駭群
聽聞皇城司官六人其五已受責獨楊懷敏尚留人
謂陛下私近幸而屈公法且獲賊之際傳令勿殺而
左右輒屠之此必其黨欲以滅口不然何以不奏詔
遂乞召對面論仁宗深器之再遷殿中丞策賢良方
正入等擢太常博士通判陳州人為右司諫改起居

舍人同知諫院每進言惟勸帝禁束左右姦倖內東
門闌得賂遺物下吏研治而開封用內降釋之奎劾
尹魏瓘出瓘越州彭思永論事詔詰所從受奎言御
史法許風聞若窮核主名則後誰敢來告以事是自
塗其耳目也上為罷不問郭承祐張堯佐為宣徽使
奎連疏其不當承祐罷使出堯佐河中皇祐中頗多
災異奎極言其徵曰今冬令反燠春候反寒太陽虧
明五星失度水旱作沴饑饉荐臻此天道之不順也
自東徂西地震為患大河橫流堆阜或出此地道之
不順也邪曲害政陰柔蔽明群小紛爭衆情壅塞西

北貳敵求款無厭此人事之不和也夫帝王之美莫大於進賢退不肖今天下皆謂之賢陛下知之而不能進天下皆謂之不肖陛下知之而不能退內寵驕恣近習回撓陰盛如此寧不致大異乎又十數年來下令及所行事或有名而無實或始是而終非或橫議所移或姦謀所破故群臣百姓多不甚信以謂陛下言之雖切而不能行行之雖銳而不能久臣願謹守前詔堅如金石或敢私撓必加之罪毋為人所測度而取輕於天下唐介論文彥博指奎為黨出知密州加直集賢院徙兩浙轉運使入判登聞檢院同修

起居注知制誥奉使契丹會其主加稱號要入賀奎以使事有職不為往歸遇契丹使於塗契丹以金冠為重紗冠次之故事使者相見其衣服重輕必相當至是使者服紗冠而要奎盛服奎殺其儀以見坐是出知壽州至和三年大水詔中外言得失奎上疏曰陛下在位二十四年而儲嗣未立在禮太宗無嗣則擇支子之賢者以昭穆言則太祖太宗之曾孫所宜建立以繫四海之望侯有皇子則退之而優其禮於宗室誰曰不然陛下勿聽姦人邪謀以誤大事若倉卒之際柄有所歸書之史冊為萬世歎憤臣不願以

聖明之資當危亡之比此事不宜優游願蚤裁定定之不速致宗祀無本鬱結群望推之咎罰無大于此帝感其言拜翰林學士權開封府奎達於從政應事敏捷吏不敢欺富人孫氏辜權財利賀其息者至評取物產及婦女奎發孫宿惡徙其兄弟於淮閩豪猾畏歛居三月治聲赫然除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以親辭改鄆州復還翰林拜樞密副使治平中丁父憂居喪毀瘠廬於墓側歲時潔嚴祭祀不為浮屠事神宗初立奎適終制以故職還朝踰月叅知政事時已召王安石辭不至帝顧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

赴頗以為不恭今又不至果病耶有所要耶曾公亮曰安石文學器業不敢為欺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群牧見其護前自用所為迂闊萬一用之必紊亂綱紀乃命知江寧奎嘗進言陛下在推誠應天天意無他合人心而已若以至誠格物物莫不以至誠應則和氣之感自然而致今民力困極國用窘乏必俟順成乃可及他事帝王所職惟在於判正邪使君子常居要近小人不得以害之則自治矣帝因言堯時四凶猶在朝奎曰四凶雖在不能惑堯之聰明聖人以天下為度未有顯過固宜包容但不可使居要近地

爾帝然之御史中丞王陶以論文德不押班事詆韓琦奎狀其過詔除陶翰林學士奎執不可陶又疏奎阿附陶既出奎亦以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司馬光諫曰奎名望清重今為陶絀奎恐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去陛下新即位於四方觀聽非宜帝乃召奎歸中書及琦罷相竟出知青州明年薨年五十八贈兵部尚書謚曰文肅奎喜獎薦善有所知輒言之言之不從不止也少時甚貧既通貴買田為義莊以調族黨朋友沒之日家無餘資諸子至無屋以居當時稱之

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進士及第為武安軍節度推官人有赦前偽造印更赦而用者法吏當以死抃曰赦前不用赦後不造不當死讞而生之知崇安海陵江原三縣通判泗州濠守給士卒廩賜不如法聲欲變守懼日未入輒閉門不出轉運使檄抃攝治之抃至從容如平時州以無事翰林學士曾公亮未之識薦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為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過而絕之君子不幸註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溫成皇后之喪劉沆以叅知政事

監護及為相領事如初抃論其當罷以全國體又言
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失宣徽使王拱辰平
生所為及奉使不法樞密使王德用翰林學士李淑
不稱職皆罷去吳充鞫真卿刁約以治禮院吏馬遵
呂景初吳中復以論梁適相繼被逐抃言其故悉召
還呂溱蔡襄吳奎韓絳既出守歐陽脩賈黯復求邵
抃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侍從之賢如脩輩無
幾今皆欲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
衆耳脩黯由是得留一時名臣賴以安焉請知睦州
移梓州路轉運使改益州蜀地遠民弱吏肆為不法

州郡公相餽餉抃以身帥之蜀風為變窮城小邑民
或生而不識使者抃行部無不至父老喜相慰姦吏
竦服名為右司諫內侍鄧保信引退兵重吉燒煉禁
中抃引文成五利鄭注為比力論之陳升之副樞密
抃與唐介呂誨范師道言升之姦邪交結宦官進不
以道章二十餘上升之去位抃與言者亦罷出知慶
州慶素難治抃御之嚴而不苛召戒諸縣令使人自
為治令皆喜爭盡力獄以屢空嶺外仕者死多無以
為歸抃造舟百艘移告諸郡曰仕宦之家有不能歸
者皆於我乎出於是至者相繼悉授以舟并給其道

里費召為侍御史知雜事改度支副使進天章閣待
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故相守魏抃將按視
府庫昌朝使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藏者恐
事無比若何抃曰舍是則他郡不服竟往焉昌朝不
悅初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能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
人抃被旨督之奏言河朔頻歲豐故應募者少請寬
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獲免而募亦隨足昌朝始
愧服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以寬為治抃向使蜀
日有聚為妖祀者治以峻法及是復有此獄皆謂不
免抃察其亡他曰是特酒食過耳刑首惡而釋餘人

蜀民大悅會集諫院論使英宗諭諫曰趙抃為成

都中和之政也神宗立召知諫院故事近臣還自成

都者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為諫官大臣以為疑帝曰

吾賴其言耳苟欲用之無傷也及謝帝曰聞卿匹馬

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乎未幾擢

參知政事抃感顧知遇朝政有未協者必密啟聞帝

手詔褒答王安石用事抃憂其不便韓琦上疏極

論言苗法帝語執政令罷之時安石家泥潦去林曰

新法皆安石所建不若使其出既出安石持之愈堅

抃大悔恨即上言制置條例司建使者四十輩騷動

四百六十六
天下安在強辯自用詆天下公論以為流俗遂致周
民順非文過近者高讓侍從多以言不聽而去司馬
光除樞密不肯拜且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
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青苗使者於體為小而於事
耳目之臣用捨為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懼
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奏入懇乞去位拜資政殿學士
知杭州改青州時京東旱蝗青獨多奏蝗不及塲遇
風退飛盡墮水死成都以成卒為夏遂以大學士復
知成都召見勞之曰前此未有自政府往者能為朕
行乎對曰陛下有言即法也奚例之問因之以便宜

從事既至蜀治益尚寬有卒長立堂下呼諭之曰吾
與汝年相若吾以一身入蜀為天子撫一方汝亦宜
清謹畏戒以率衆比戍還得餘資持歸為室家計可
也人喜轉相告莫敢為惡蜀郡晏然劔州民私作僧
度牒或以為謀通告拊不界獄吏以意決之悉從輕
比謗者謂其縱逆黨朝廷取良獄聞之皆與法合茂
州夷獠境上懼討乞降乃縛叛將殺之取血以受盟
牒使易用牲皆謹呼聽命乞歸知越州吳越天饑疫
死者過半拊盡探煮之術瘳病埋死而生者以全下
令修城使得食其力復徙杭以太子少保致仕而官

其子玘提舉兩浙常平以便養玘亦通達諸名山
吳人以爲榮元豐七年薨年七十二贈太子少師諡
曰清獻玘長厚清靜人下見其言溫平生不給嘗業
不畜聲伎嫁兄弟之女子數他孤女二十餘人施德
博貧蓋不可勝數日所爲事入夜必衣冠覆香以告
于天不可告則不敢爲也其爲政善因俗施設極寬
不同在慶與成都尤爲世所稱道神宗每詔一郡守
必以玘爲言要之以惠利爲本晚學道有得將終與
玘訣詞氣不亂安坐而沒字相韓琦嘗稱玘真世人
標表蓋以爲不可及云

玘字景仁由蔭登第通判江州改温州代還得見時
抃已謝事神宗命爲太僕丞擢監察御史以父老請
外提舉兩浙常平元年中復爲御史上疏言治平以
前大臣不敢援置親黨於要塗子弟多處筦庫甚者
不使應科舉與寒士爭進自王安石柄國持內舉不
避親之說始以子雋列侍從由是循習爲常資望淺
者或居事權繁重之地無出身者或預文字清切之
職今宜杜絕其源又言臺諫之臣或稍遷其位而陰
奪言責或略行其言而退與善地或兩全並立苟從
講解或置而不問外示包容使忠鯁之士蒙羞難退

皆朝廷所宜深察也傅堯俞王巖叟梁燾孫升以事去岷言諸人才能學術為世推稱忠言嘉謨見於已試宜悉召還朝所言皆切時務避執政親嫌改都官員外郎出提點京東刑獄元符中歷鴻臚太僕少卿曾布知樞密院將白為都承旨蔡卞撫其救傅堯俞事遂不用未幾卒初抃廬母墓三年縣榜其里曰孝弟處士孫佺為作孝子傳及岷執父喪而甘露降墓木岷卒子雲又以毀死人稱其世孝

唐介字子方江陵人父拱卒漳州人知其貧合錢以贖介年尚幼謝不取擢第為武陵尉調平江令民

李氏貲而吝吏有求不厭誣為殺人祭鬼岳守捕其家無少長楚掠不肯承更屬介訊之無他驗守怒白于朝遣御史方偕徙獄別鞫之其究與介同守以下得罪偕受賞介未嘗自言知莫州任丘縣當遼使往來道驛吏以誅索破家為苦介坐驛門令曰非法所應給一切勿與稍毀吾什器者必執之皆帖伏以去沿邊塘水歲溢害民田中人楊懷敏主之欲割邑西十一村地豬漲潦介築堤闌之民以為利通判德州轉運使崔嶧取庫絹配民而重其估介留牒不下且移安撫司責數之嶧怒數馳檄按詰介不為動既而

果不能行入為監察御史裏行轉殿中侍御史啓聖
院造龍鳳車內出珠玉為之飾介言此太宗神御所
在不可喧瀆後宮竒靡之器不宜過制詔亟毀去張
堯佐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介與包拯吳奎
等力爭之又請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庭論奪其二
使無何復除宣徽使知河陽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
徽而假河陽為名耳不可但已也而同列依違介獨
抗言之仁宗謂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宰相文彥
博守蜀日造間金竒錦緣閣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
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又言諫官吳

奎表裏觀望語甚切直帝怒卻其奏不視且言將遠
竄介徐讀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
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謂彥博由妃嬪
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時彥博在前
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
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幾修起居注蔡襄適進
救之貶春州別駕主舉正言以為大重帝旋悟明日
取其疏入改置莫州而罷彥博相吳奎亦出又慮介
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梅堯臣李師中皆
賦詩激美由是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

唐子方而不敢名數月起監郴州統通判潭州知復
州召為殿中侍御史遣使賜告趣詣闕下入對帝勞
之曰卿遷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
守矣介頓首謝言事益無所顧他日請曰臣既任言
責言之不行將固爭爭之重以累陛下願得解職換
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為開封府判官出知揚州徙
江東轉運使御史吳中復言介不宜久居外文彥博
再當國奏介向所言誠中臣病瘼如中復言然但徙
河東久之入為度支副使進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
帝自至和後臨朝淵默介言君臣如天地以交泰為

理願時延群下發德音可否勸我以幸天下又諭宮
禁牛馬恩澤出命不由中書宜有以抑絕賜予嬪御
之費多先朝時十數倍日加無窮宜有所廢損監司
薦舉多得文法小吏請令精擇端良敦朴之士毋使
與儉薄者同進諸路走馬承受凌擾郡縣可罷勿遣
以權歸監司充國公主夜開禁門宣劾宿衛主吏以
嚴宮省帝悉開納之御史中丞韓絳劾宰相富弼弼
家居求罷絳亦待罪介與三陶論絳以危法中傷大
臣絳罷介嫌於右宰相請外以知荆南救過門下知
銀臺司何郊封還之留權開封府旋以論罷陳升之

亦出知洪州加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樞密
 直學士知瀛州治平元年召為御史中丞英宗謂曰
 卿在先朝有直聲故用卿非錄左右言也介曰臣無
 狀陛下過聽願獻愚忠自古欲治之主亦非求絕世
 俗之術要在順人情而已祖宗遺德餘烈在人未遠
 願覽已成之業以為監則天下蒙福矣明年以龍圖
 閣學士知太原府帝曰朕視河東不在中執法下暫
 煩卿往耳夏人數擾代州邊多築堡境上介遣兵悉
 撤之移諭以利害遂不敢動神宗立以三司使召熙
 寧元年拜參知政事先時宰相省闕所進文書於待

漏舍同列不得開介謂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文書
 弗與知上或有所問何辭以對介與同視後遂為常
 帝欲用王安石公亮因為之介言其難大任帝曰文
 學不可任耶更事不可任耶經術不可任耶對曰安
 石好學而泥古故論議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所變更
 是謂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
 中書嘗進除目數日不決帝曰當問王安石介曰陛
 下以安石可大用即用之豈可使中書政事決於翰
 林學士臣近每聞宣諭某事問安石可即行之不可
 不行如此則執政何所用忍非信任大臣之體也必

以臣為不才願先罷免安石既執政奏言中書處分
劉子皆無聖旨不中理者十八九宜止令中書以朕
帝愕然介曰昔寇準用劉子遷滿極官不當極訪之
太宗謂前代中書用堂牒乃權臣假此為威福太祖
時以堂牒重於敕命遂以去之今復用劉子何堂
帖張洎因言廢劉子則中書行事別無公式太宗曰
大事則降敕其當用劉子亦須奏始此所以稱聖旨
也如安石言則是政不白天子用使輔臣皆忠賢猶
為擅命苟非其人豈不害國乎以為然乃止介自是
數與安石爭論安石強辯而帝主其說介不勝憤疽

發于背嘉年六十介為人簡伉以敢言見憚每言官
缺衆皆望介處之觀其風采神宗謂其先朝遺直故
大用之然居政府遭時有為而紀於安石少所建明
聲名減於諫官御史時比疾帝臨問流涕復幸其
第弔哭以畫像不類令取禁中畫景本賜其家贈禮
部尚書謚曰質肅子敏問表其忠

淑問字士憲第進士至殿中丞神宗以其家世擢監
察御史夏行論以議家法務天體淑問是帝初即位
銳於治國言中書無一
便命必行今事無一
出於中書言出納別在百

群策以起於... 者之學不必分... 歷代致興亡之由... 則天下幸甚... 者不止數問曰... 條三策上之... 名乃詔避其父... 兼湖北刑獄... 病免數年起知... 徵求外帝以為... 薦其行已有耻... 義問字士宣善... 公介引熈寧之... 宗寬本道章奏... 謙領使事諭之... 詔之尋以為司... 義問言今道薄... 孝寬復河東還... 之產舉以問應... 湖南轉運判官... 一...

薦其行已有耻難進召為左司諫以病致仕數月卒
義問字士宣善文辭鎖廳試禮部用舉者召試秘閣
公介引熈寧之熙寧中辟京西轉運司管勾文字神
宗寬本道章奏知義問所為以其名訪輔臣因黃好
謙領使事諭之曰唐義問風力強教行且周矣可面
詔之尋以為司農使當公事方行于宣法所在騷然
義問言今道薄南一歲民不堪命不宜復改為從旨
孝寬復河東還奏事記判管綱目於旁審取而熟視
之產舉以問應劭如流帝喜曰欲見卿非今日也擢
湖南轉運判官一...

為別賦堯家力錢義問奏除之移使京西文彦博守
西都義問未能去彦博告以再入相嘗嘗為其父晚
同為執政相得其甚雅故義問乃止時陝西大舉兵多
亡卒所至成聚義問請令諸官自陳給券續食人以
為便會有不悅之者免歸元祐中起知齊州提點京
東刑獄河北轉運副使為高昌尉因補盜賊遺火盜逸
去民家被焚訟尉故縱火郡守執尉拘使服義問辨
出之方旱而雨用彦博為加集賢修撰帥荆南請廢
渠陽諸砦繼楊晟秀斷之以叛即拜湖北轉運使討
降之復皆為州進直龍圖閣以集賢殿修撰知廣州
章惇秉政治棄渠陽罪貶舒州團練副使後七年復
故官知穎昌府卒

惇崇寧初為華陽令以不能奉行茶法忤使者謝病
免歸其弟意方為南陵令亦以病自免兄弟杜門躬
耕惇尋以宣教郎致仕靖康元年御史中丞許翰言
其高行詔起為監察御史意亦以宰相吳敏薦召對
而貧不能行竟餓死江陵山中

論曰拯為開封其政嚴明人到于今稱之而不尚奇
刻推本忠厚非孔子所謂剛者乎本博學清重君子
人也其所至善治民愚不忘猶古遺愛介敢言聲動

天下斯古得直也夫聰諫者明君所難以唐文皇猶
弗終於魏徵觀之臣面諍鯁逆心或不諱道而仁
宗容之無弗誠盛德之主哉况世孝淑問難進義問
強敦怒高行不隕家聲有足美云

列傳卷第七十六

宋史三百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丞相監國史領經筵事都統裁臣脫等奏

勅修

邵亢 從父 懿

馮京

錢惟演

從弟 易子 彥遠 明逸 諸孫 景謙 總即

邵亢字興宗丹陽人幼聰發過人方十歲日誦書五
千言賦詩豪縱鄉先生見者皆驚偉之再試開封當
第一以賦失韻弗取范仲淹舉亢茂才異等時布衣
被召者十四人試崇政殿獨亢策入等除建康軍節
度推官或言所對策字少不應式宰相張士遜與之

姻家故得預選遂報罷而士遜子實娶它邵與亢同
姓耳士遜既不能與直亢亦不自言趙元昊叛亢言
用兵在於擇將今天下久不知戰而所任多儒臣未
必能應變武人得長一軍又已老詎能身先矢石哉
間起故家恩倖子弟彼安識攻守之計况將與卒素
不相附又亡堅甲利兵之禦此不待兩軍相當而勝
敗之機固已形矣因獻兵說十篇召試秘閣授潁州
團練推官晏殊為首一以事諉之民稅舊輸陳蔡興
運使又欲覆折緡錢且多取之亢言民之移輸勞費
已甚方仍歲水旱又從而加取無乃不可乎遂止入

為國子監直講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張貴妃薨
立園陵禁京城築一月亢累疏罷之進集賢校理仁
宗繼嗣未立亢言國之外患在邊國然禦之之術不
過羈縻勿絕而已內患則不然教社稷之安危不可
不蚤定也提點開封縣鎮公事比有縱火者一不獲
則主吏坐罪民或自燔其居以中吏亢請非延及旁
舍者雖朱捕得勿坐徒為府推官改度支判官契丹
遣使賀乾元節未至仁宗崩議者謂宜卻或欲俟其
及國門而諭使之還亢請命奉書至柩前使見嗣君
從之遂為穎王府翊善加直史筆召對羣王顯英宗

訪以世事稱之曰學士真國器也擢同備起居注建
言陛下初政欲治國者先齊家願王且後室親率用
古昏禮公主下降不宜廢舅姑之尊帝深納之他日
諭王曰以姻善端直朴淳樸為諫官矣王出告帝語
遂以知制誥知諫院東宮建為右庶子神宗立憲策
圖閣直學士有諍之者曰先帝大漸時亢曾建憲策
之議御史吳中即論之帝知其妄置不問亢自訴曰
方先帝不豫羣臣莫得進見臣無由面陳必有章奏
乞索之禁中若得之臣當伏誅不然則殺臣者豈宜
但已願下獄考實帝不許時為制以上為節守每

徒必遷職秩亢請未滿兩歲者勿推恩王陶劾韓琦
吳奎與之辨亢詆奎所言顛倒失大臣體蓋欲併撼
琦琦與奎竟同日去進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亢遇
事敏密吏操辭牘至前皆反覆閱之人或以為勞亢
曰決是非於頃更正當爾初雖煩後乃省也籍里閭
惡年必與吏之廢停者一有所犯皆遷處之畿下闢
訟為之衰上拜樞密副使夏入誘殺知保安軍楊定
朝廷謀西討亢曰天下財力殫屈未宜用兵唯當降
意撫納俟不順命則師出有名矣因條上其事詔報
之曰中國民力大事也兵興之後不無播率人心一

搖安危所係今動自我始先違信誓契丹聞之將不期而自合茲朕所深憂者當悉如卿計未幾夏主諒祚死國人執殺定者來請和或欲乘此更取塞門地亢以為幸人之喪非義也乃止亢在樞密踰年無大補益帝頗厭之嘗與諫官孫覺言欲以陳升之代亢而使守長安覺遽劾亢薦升之帝怒其希指黜覺亢亦引疾辭以資政殿學士知越州歷鄭鄆毫三州薨年六十一贈吏部尚書即其鄉賜以居宅謚曰安簡從父餒

餒字不疑舉進士為上元主簿國子監立石經餒善篆隸召克直講選為唐書編脩官餒以史出衆手非古人撰述之體辭不就進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天子且親祠執事者習禮壇下餒言周官大宰伯兀王之禱祠肆儀為位鄭康成釋云若今肆司徒府古禮如此今即祠所習之為不敬乃徙於尚書省張貴妃受冊禮官議命婦入賀儀未決或曰妃為脩媛時命婦已不敢亢禮況今日乎餒曰宮省事秘不可知既下有司議惟有一品南省上事百官班見之儀然禮無不答衆議乃定出知常州召為開封府推官坐常州日被人至死責監邵武稅然杖者實不死

父之知高郵軍提點淮南刑獄為京西轉運使餼居
官震厲風采始至郡惟一過宴集行部但一受酒食
之餽以為數會聚則人情狎多受餽則不能行事非
使者體也入脩起居注知制誥雄州種木道上契丹
遣人夜伐去又數漁界河中事聞命餼往使餼以理
折契丹屈之還知諫院編仁宗御集成遷寶文閣直
學士權三司使加龍圖閣學士知成都卒於道年六
十四遣中使護其喪歸

馮京字當世鄂州江夏人少雋邁不羣舉進士自鄉
舉禮部以至廷試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堯佐方負宮

掖勢欲妻以女擁至其家束之以金帶曰此上意也
頃之宮中持酒殺來直出奩具目示之京笑不視力
辭出守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還直集賢院判
吏部南曹同脩起居注吳克以論溫成皇后追冊事
出知高郵京疏克言是不當黜劉沆請併斥京仁宗
曰京亦何罪但解其記注旋復之試知制誥避婦父
富弼當國嫌拜龍圖閣待制知揚州改江寧府以翰
林侍讀學士召還糾察在京刑獄為翰林學士知開
封府數月不詣丞相府韓琦語弼以京為樞弼使往
見琦京曰公為宰相從官不妄造請乃所以為公重

非微也出安撫陝西請城古渭通西羌喃氏界木征
官以斷夏人右臂除端明殿學士知太原府神宗立
復為翰林學士改御史中丞王安石為政京論其更
張矣當累數千百言安石指為邪說請黜之帝以為
可用擢樞密副使河東麟府豐三州城壘兵械不治
官吏皆受譴京以先師本道上章自劾曰使諸路帥
臣知其雖一時脫去後能僥竊名位者猶必行法將
不敢復媮惰曠職優詔不聽進參知政事數與安石
論辨又薦劉放蘇軾掌外制安石令保甲養馬京謂
必不可行會選人鄭俠上書言時政薦京可相呂惠

卿因是譖京與俠通罷知亳州未幾以資政殿學士
知渭州茂州夷然徙知成都府蕃部何丹方寇雞綜
關聞京兵至請降議者遂欲蕩其巢窟京請于朝為
禁侵掠給稼器餉糧食使之歸夷人喜爭出犬豕割
血受盟願世世為漢藩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
曰勿令齊年知齊年謂京也與安石同年生帝以安
石為欺復召京知樞密院京以疾未至帝中夕呼左
右語曰適夢馮京入朝甚慰人意乃賜京詔有渴想
儀刑不忘夢寐之語及入見首以所夢告焉頃之以
觀文殿學士知河陽哲宗即位拜保寧軍節度使知

大名府又改鎮彰德於是范祖禹言京再執政初與
王安石不合後為呂惠卿所傾其中立不倚之操為
先帝稱絕且舉慶學士獨京一人存若付以樞密必
允公論時京已老乃以為中太二宮使兼侍講政宣
徽南院使拜太子少師致仕紹聖元年薨年七十四
帝臨奠于第贈司徒益曰文簡始京鄉居受恩通判
南宮成追責以郊恩官與子嘗過外兄朱岳出侍妾
詢知為同年進士妻亟請而嫁之其為郡守諸縣公
事至即歷究之苟與縣牘合而處斷麗於法者呼法
吏決罪不以付獄報下捷疾一無壅滯人服其敏云

錢惟演字希聖吳越王敏之子也少補牙門將從
歸朝為右屯衛將軍歷右神武四下將軍得學龍文辭
召試學士院以功起立就真示尊善改太僕少卿
監成平監政兼印直樞密預脩冊府元龜詔與楊億
分為之序除尚書司封郎中知制誥尋遷給事中知
審官院大中祥符八年為翰林學士坐私謁事罷之
尋遷尚書工部侍郎兼學士會靈觀副使又坐貢
舉失實奪給事中及為工部侍郎擢樞密副使會靈觀
復棄去子賓客更領祥符亂累遷工部尚書仁宗即
位遷兵部三曾為相以惟演學士曾上因拜樞密

後事樞密使必加檢校官惟續正以尚言克復有司
之失也初惟演見下謂權威府之與為憚謂是是準
惟演與有力焉反序樞密題名獨刊去準名曰是準
創而不言謂禍既萌惟演處身得罪遂齊謂以自解
宰相焉無惡其為人曰言惟演以殊妻劉氏乃太后
親家不可與機政請出之乃罷為鎮國軍節度觀察
留後即日改保大軍節度使知河陽喻年請入朝加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別許州未即行莫復用侍御史
鞠詠奏劾之惟演乃亟去天聖七年改武勝軍節度
使明年來朝上言先權在洛陽願守官山即改判河

南府壽改恭寧軍節度使惟演雅意柄用抑鬱不得
志及帝耕籍田求侍祠因留為景靈宮使太后册詔
還河南惟演不自安請以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
並配真宗廟室以希帝意惟演既與劉氏親又為其
子腹妻郭后妹至是又欲與莊懿太后族為婚初史
中丞范諷劾惟演擅議宗廟且與后家通婚相落手
章事為崇信軍節度使歸本鎮未幾卒特贈侍中太
常張彥按謚益量而好學曰文貪而敗官曰墨請益
文墨其家訴于朝諷章得惡等覆議以惟演無合謚
狀而諷節率截自新有懼懼可憐之意取謚法追諡

前通曰思效謚曰思慶春武二太后始升祔皇宗廟
室子慶復壽前歲乃改謚曰文信雅演聖子慶貴又
等清臺名與為信則為相上下於書無所不讀家儲
文著俸祕府元喜慶慶後進初真宗謚號稱文雅演
曰真宗幸澶淵禦契丹盟而厭之宜謚武下有司
議乃加謚武定所著史懿集三十卷又著金匱遺事
飛白書敘錄卷之辰錄意落書事作演嘗語人曰吾平
生不足者惟不得於貢紙上押字爾蓋亦嘗歷中書
故也子晚將暄從亦易曉字明叔以大理評事娶獻
穆大長公主女累遷重上閣門使貴州團練使王守

忠領兩使留後移閣門定朝立燕坐位暄因言天子
大朝會令宦者甚士大夫坐殿上必為外夷所笑守
忠更欲以禮服進酒暄又以為不可勾當三班院羣
牧都監授忠州防禦使知河中府帝因戒曰陝西方
罷兵民困久矣卿為朕愛撫毋縱酒樂使人呼為貴
戚子弟也暄頓首謝改潁州防禦使為秦鳳路馬步
軍總管復還三班院同提舉集禧觀歷霸州防禦使
為羣牧副使卒時年載防以父蔭累官駕部郎中知
蘇州移台州台城墜地中秋潦暴集輒圯溺人多即
山為居暄為增治城郭壘石為臺作大隄扞之進少

府監權監鐵副使趙鈞考諸路逋租兩浙轉運使負課當坐贖上言部仍歲饑故租賦不登籍今使者獲罪必亟歛於民不堪矣神宗即詔釋之官制行為光祿卿出知寧州拜實文閣待制卒子景臻尚秦魯國大長公主景臻子忱在休戚傳

易字希白始父侏嗣吳越王禘大將胡進思所廢而立其弟倣倣歸朝羣從悉補官易與兄昆不見錄遂刻志讀書昆字裕之舉進士為治寬簡便民能詩善草隸書累官右諫議大夫以秘書監于家易年十七舉進士試崇政殿三篇日未中而就言者惡其輕俊

特罷之然自此以才藻知名太宗嘗與蘇易簡論唐世文人歎時無李白易簡曰今進士錢易為歌詩殆不下白太宗驚喜曰誠然吾當自布衣召置翰林值盜起劔南遂寢真宗在東宮圖山水扇會易作歌賞愛之易再舉進士就開封府試第二自謂當第一為有司所屈乃上書言試和宗之馭六馬賦意涉譏諷真宗惡其無行降第三明年第二人中第補濠州專練推官召試中書光祿寺丞通判蘄州奏疏曰堯放四罪而不言殺彼凶者之凶尚惡言殺非堯仁之至乎古之內刑者劓株剕皆非死尚以為虐近代

以來斷人手足鈞背烙筋身見白骨而猶視息四體
分落乃方絕命以此示人非平世事也今四方長吏
競為殘暴婺州先斷賊手足然後斬之以聞壽州巡
檢使磔賊於闌闔之中其旁猶有盜物者使嚴刑可
誠於衆則秦之天下無叛民矣臣以謂非法之刑非
所以助治惟陛下除之而嘉納其言景德中舉賢良
方正科策入等除秘書丞判信州東封泰山獻殊
祥錄改太常博士直集賢院祀汾陰幸亳州命脩車
駕所過圖經獻宋雅一篇遷尚書祠部員外郎坐劾
國子監諸科非其人降監潁州稅數月召還久之判

三司磨勘司上言官物在籍而三司移文釐正或其
數細微輒歷年不得報徒擾州縣自今官錢百穀斗
帛二尺以下非欺給者除之真宗雅眷詞臣其興學
誥命皆躬自秉拔擢知制誥判登聞鼓院糾察在京
刑獄累遷左司郎中為翰林學士倬直未滿卒仁宗
憐之召其妻盛氏至禁中賜以冠被易才學贍敏過
人數千百言援筆立就又善尋尺大書行草及喜觀
佛書嘗校道藏經著殺生戒有金閨瀛州西垣制集
一百五十卷青雲總錄青雲新錄南部新書洞微志
一百三十卷子彥遠明逸相繼皆以賢良方正應詔

宋興以來父子兄弟制策登科者錢氏一家而已
彥遠字子高以父蔭補太廟齋郎累遷大理寺丞舉
進士第以殿中丞為御史臺推直官通判明州遷太
常博士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擢尚書祠部員
外郎知潤州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內無聲色之娛
外無畋漁之樂而前歲地震雄霸滄登旁及荆湖幅
員數千里雖往昔定襄之異未甚於此今復大旱人
心嗷嗷天其或者以陛下備寇之術未至牧民之吏
未良天下之民未安故出譴告以示之苟能順天之
戒增脩德業宗社之福也今契丹掘山後諸鎮元昊

盜靈武銀夏衣冠車服子女玉帛莫不有之往時元
昊內寇山入五載天下騷然及納款賜命則放邊長
吏不復銓擇高冠大裾耻言軍旅一日契丹負恩來
剽入塞豈特元昊之比耶湖廣蠻獠劫掠生民凋殘
督欽軍須百出三年于今未聞分寸之效惟陛下念
此三方之急講長久之計以上答天戒時旱蝗民乏
食彥遠發常平倉賑救之却饑者詰其專且權價彥
遠不為屈召為右司諫請勿數赦擇牧守增奉又以
養廉更息土木以省功費遷起居舍人直集賢院知
諫院會諸路奏大水彥遠言陰氣過盛在五行傳下

有謀上之象請嚴宮省宿衛未幾有狹刃犯謁門者
特賜五品服又上疏曰農為國家急務所以順天養
財集水旱制蠶夷之原本也唐開元戶八百九十餘
萬而墾田一千四百三十餘萬頃今國家戶七百三十
餘萬而墾田一百一十五萬餘頃其間逃廢之田
不下三十餘萬是田疇不闢而游手者多也勸課其
可不興乎本朝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通判皆帶勸
農之職而徒有虛文無勸導之實宜置勸農司以知
州為長官通判為佐舉清強兼職州縣官為判官先
以墾田頃畝及戶口數屋塘山澤溝洫桑柘著之於

籍然後設法勸課除害興利歲終農隙轉運司考校
之第其賞罰楊懷敏妄言契丹主宗真死乃除入內
副都知內侍黎用信以罪竄海島赦歸遽得環衛官
致仕許懷德慎鏞高年未謝事楊景宗郭承祐關冗
小人宜廢不用歷舉劾之多見聽納彥遠性豪邁其
任言職數有建明卒于官

明逸字子飛絲殿中丞策制科轉太常博士為呂夷
簡所知擢右正言首劾范仲淹富弼更張綱紀紛擾
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乞早罷免使姦詐不敢效
尤忠實得以自立疏奏二人皆罷其夕杜衍亦免相

明逸蓋希章得象陳執中意也石元孫與夏入戰沒以死事褒贈既而生歸朝廷釋不問明逸請正其償軍之罪乃竄之遠方而奪其恩進同脩起居注知制誥擢知諫院為翰林學士自登科至是纔五年加吏部脩撰知開封府妄入冷青自稱皇子捕至府明逸方正坐青叱曰明逸安得不起明逸為起坐尹京無威望又欺吏榜婦入鄭氏墮足死罷為龍圖閣學士知秦州歷揚青鄆曹州應天府遷判流內銓知通進銀臺司復出知成德軍渭州加端明殿學士知秦州先是行闌入黃道邈川喃厮羅留不遣會其妻亡前

邈張方平請因而卹之且誘其般次入貢詔賻絹千匹明逸言朝廷撫喃氏至厚頃以招馬為名賂縉紳遂請六事既徇其五而猶缺望今墮邊荒服之貢固
有罪矣豈可復加賜以辱國體從之而于闐使與般次亦皆至厮囉有子質于秦別子木征居河州殿侍程從簡私與之盟令過北河許以官且歸其質子事不驗木征怒留貢使明逸械從簡往詰因斬之木征惶懼悉遣所留者治平初復為翰林學士神宗立御史論其傾險愷薄頃附賈昌朝夏竦以陷正文辭遂移置應昌居翰院乃罷學士久之知永興軍興寧

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脩懿漢字醇老
明遠之從子也幼孤刻厲為學第進士又中賢良方
正科為秘閣校理應聖后臨朝藻三上書乞還政司
脩起居注知制誥加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平居樂
易無崖岸而居官獨立守繩墨為政簡靜有條理不
肯徇私取顯數求退改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東院
辛年六十一神宗知其貧時錢五十萬贈太中大夫
景謨景臻之從兄也繇殿直巡轄兩京馬迺中進士
第初赴開封解試時王安石得其文以為知道者既
薦送之又推譽於公卿間自是執弟子禮安石提點

府界景謨為屬主簿又以文薦之執喪居訖聞安石
得政喜因事來京叩謁之方盛夏安石與僧智緣卧
於地一最親者袒坐其側顧景謨褰服脫帽未及它
語卒然問曰青苗助役如何景謨曰利少害多異日
必為民患又問孰為可用之人曰居喪不交人事而
知人尤難事也遂辭出後調官復來安石已作相又
往詣之安石令先與弟安國相見安國亦與之善謂
景謨曰相君欲以館閣相處而任以事景謨曰百事
皆可為所不知者新書役法耳及見安石安石欲令
治峽路役書且委以戎瀘蠻事景謨曰峽路民情僕

固不能知而我遽用兵繫朝廷舉動一路生靈休戚
顛擇知矣愛人者安石大怒坐上客數十人皆為之
懼退就謁舍賞激之與詆以為矯者參半景謏笑曰
自古以來好利者衆而顧義者寡故天下萬事皆由
人而不在於己苟為利所動而由於人則盜亦可為
也夫盜之所以為盜者利勝於義而不知所以為之
者耳吾又何憾焉遂與安石絕熙寧末從張景憲辟
知瀛州終身為外官僅至朝請郎而卒

總字穆父彥遠之子也生五歲日誦千言十三歲制
舉之業成熙寧二年試應既中秘閣選拜對入等矣

會王安石惡孔文仲策遷怒罷其科遂不得第以蔭
知尉氏縣授沅內銓主簿判銓陳襄嘗登進班簿神
宗稱之襄曰此非臣所能主簿錢勰為之耳明日召
對將任以清要官安石使弟安禮來見許用為御史
勰謝曰家貧母老不能為萬里行安石知不附已命
權鹽鐵判官歷提點京西河北京東刑獄元豐定官
制勰方居喪帝於左司郎中格目書其姓名須終制
日授之奉使弔高麗外意頗謂欲結之以北伐勰入
請使指帝曰高麗好文又重士大夫家世所以選卿
無他也乃求呂端故事以行凡餽餼非故所有者皆

弗納歸次紫燕島王遣二吏追餉金銀器四千兩總
曰在館時既辭之矣今何為者吏泣曰王有命徒歸
則死且左番已受總曰左右番各有職吾唯例是視
汝可死吾不可受竟却之還拜中書舍人元祐初遷
給事中以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老吏畏其敏欲困
以事導人訴牒至七百總隨即剖決簡不中理者緘
而識之戒無復來閱月聽訟一人又至呼詰之曰吾
固戒汝矣安得欺我其人譴曰無有總曰汝前訴云
云吾識以某字啓緘示之信然上下皆驚咤宗室貴
戚為之斂手雖丞相府謁吏于請亦械治之積為衆

所憾出知越州徙瀛州召拜工部戶部侍郎進書
加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開封臨事益精蘇軾乘其摺
案時遺之詩思操筆立就以報軾曰電掃庭訟響
詩筒近所未見也哲宗治政翰林缺學士章惇三薦
林希帝以命總仍兼侍讀以嘗行博謫詞懼而求去
帝曰豈非鞅鞅非少主之臣硜硜無大臣之節者乎
朕固知之毋庸避也嘗侍經幄帝留與之語曰臺臣
論徐卽事其辭及鄭雍小人離間骨肉如此若雍有
請當付卿以美詔慰安之既而雍章至總答詔云弗
容羣枉視欲動搖朕察其厚誣力加明辨夫何異趣

乃爾乞身帝見之謂能道所欲言者博因是極意排
詆諷全臺攻之言不已罷知池州卒于官年六十四
訃未至帝猶即其從弟景臻問安否元符末追復龍
圖閣學士

即字中道吳越王諸孫也第進士為睦州推官部使
者有獄在衢啖即以薦牘使往治即曰吾寧老死選
中豈忍以數十人易一薦乎至則平反之辟鄜延幕
府崇寧中為陝西轉運判官王師復銀州轉餉最微
宗召對問曰靈武可取乎對曰夏人去來飄忽不能
持久是其所短然其民皆兵居不糜飲食動不勒轉

餉願敷邊臣先為不可勝以待虜庶可得志帝曰大
若泉可取否對曰是所謂瀚海也臣聞其地皆鳥鹵
無水泉或以飲馬口鼻皆裂正得之無所用帝然之
除直龍圖閣知慶州至鎮築安邊城歸德堡包地萬
頃縱耕其中歲得粟數十萬徙知延安府加集賢殿
修撰又進徽猷閣待制顯謨閣直學士在延五年童
貫宣撫陝西得便宜行事時長安百物踴貴錢幣益
輕貫欲力平之計司承望風旨取市價率減什四遠
者重實于法民至罷市徐處仁爭之得罪又行均糶
法幾入民粟而高金帛估以賞下至蕃兵射士之授

田者咸被抑配關內騷然幾於生變即亦屢抗章極
陳其害貶永州團練副使然羅害亦寢數月還待制
知興仁府徙太原以童貫宣撫本道辭不許居二年
以疾提舉洞霄宮復直學士睦寇作起知宣州即自
力上道至則悉心應軍須貫上其功進龍圖閣學士
貫遂引為河北河東參謀以老固辭乃轉正奉大夫
致仕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忠定

論曰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纔三人王曾宋
庠為名宰相馮京為名執政風節相映不愧其科名
馮邵元知太常裁損張貴妃血典穎王授室公之下

嫁請用古典可謂不愧其官守矣邵必亦習禮者也
預修唐書而能刀辭以為史出衆手作古人撰述之
體豈非名言乎錢惟演敏思清才著稱當時然急於
柄用阿附希進遂喪名節錢氏三世制科易明逸皆
掌書命時人慕之惜乎易以輕儻明逸以傾險並為
時論所惑云

列傳卷第七十七

宋史三百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莊園錄軍重事節書奏和監修國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張方平

王拱辰

張昇

趙槩

胡宿

子宗炎
從子宗愈宗回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少穎悟絕倫家貧無書從人假三史旬日即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不再讀宋綬蔡齊以為天下奇才舉茂材異等為校書郎知岷山縣又中賢良方正選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趙元昊且叛為嫚書來規得譴絕以激使其衆

方平請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
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為不可勝以待之雖終於必叛
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
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
也時天下全盛皆謂其論出姑息決計用兵方平上
平戎十策以為入寇當自延渭巢穴之守必虛宜屯
兵河東卷甲而趨之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
道也宰相呂夷簡善其策而不果行當召試館職仁
宗曰是非兩策制科者乎何試也命直集賢院俄知
諫院夏人寇邊方平首乞合樞密之職于中書以通

謀議帝然之遂以宰相兼樞密使時調諸道弓手
其壯者為宣毅保捷方平連疏爭之弗聽既而兩軍
驕甚合二十餘萬肆市人不可用如方平言夏竦節制
陝西并護諸將四路以宣復失事機且詔使出師逆適
不行及豐州陷劉平等覆師主帥皆坐譴竦獨不預
方平劾罷之而請四路帥臣各自任戰守西師又未
解元昊亦困弊方平言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
豕豺狼較乎願因郊赦引各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
喜曰是吾心也是歲改慶曆赦邊吏通其善意
元昊竟降既以脩起居注使契丹契丹主顧左右曰

有臣如此佳哉騎而擊毬於前酌玉卮飲之且贈以
 所乘馬還知制誥權知開封府府事叢集前尹平書
 板識之方平獨默記決遣無少差忘進翰林學士元
 昊既臣而與契丹有隙來請絕其使議者不可方平
 曰得新附之小羌失父和之強敵非計也宜賜元昊
 詔使之審處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下如此於西北
 為兩得矣時躋其謀拜御史中丞改三司使初王拱
 辰議榷河北鹽方平見曰河北再榷鹽何也帝曰始
 立法耳方平曰昔周世宗以鹽課均之稅中今兩稅
 鹽鐵是也豈非重權乎帝驚悟方平請直降手詔罷

之河朔父老迎拜於澶州為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
 事具食貨志加端明殿學士判太常寺禁中衛卒夜
 變帝曰語二府獎張貴妃晁璠方夏竦即倡言當求
 所以尊異之禮方平聞之謂陳執中曰漢馮婕妤身
 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而尊貴妃古無是
 事果行之天下之責將萃於公矣執中瞿然而罷帝
 以豐財省費訪群臣方平既條對又獨上數千言大
 略以為祥符以來務為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取士任
 子磨勘遷補之法壞命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既窘
 則政出多門大臣蒙民乘隙射利而茶鹽香藥之法

辭此治 盛衰之本不可以不急帝覽對其悅且大
用會判心楊儀得罪坐與交出知滁州項之知江寧
府入判流內銓以侍講學士知滑州徙益州未至或
謂言儂智高在南詔將入寇攝守亟調兵築城日夜
不得息大驚擾朝廷聞之發陝西兵騎兵仗絡繹
往成蜀詔趣方平行許以便守從事方平曰此必妄
也道遇戍卒皆遣歸他役盡四能適上元張燈城門三
夕不閉得邛部川譯人始造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流
其餘黨蜀人遂安復以三司以召方西鄙用兵兩蜀
多所調發方平為奏免橫賦四十萬減鑄鐵錢十餘

萬緡又建言國家都陳留當四通五達之道非若雍
洛有山川足恃特倚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
運以汴為主汴帶引淮江利盡南海天聖已前歲調
民浚之故水行地中其後浚長者爭以裁減役費為
功汴日以塞今仰而望焉是利尺寸而喪立山也乃
畫上十四策富弼讀其奏漏盡十刻帝稱善弼曰此
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其說行之遷尚書左丞知
南京未幾以工部尚書帥秦州謀告夏人將壓境方
平料簡士馬聲言出塞已而寇不至言者論其輕舉
日公直 兵不出塞何名輕舉寇之不得至有備故

也倘罪之後之邊臣將不敢為先事之備矣方平不
自安請八南京英宗立邊禮部尚書請知鄆州還為
學士承日帝不豫召至福寧殿帝馮几言言不可辨
方平進書請乃書云明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
曰必賴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乃退
草制神宗即位召見請約山陵費帝曰奉先可損乎
對曰遺制固云以先志行之可謂孝矣又請差減錫
賚以乾興為準費省什七八方平進詔草帝親批之
曰卿文章典雅焘然有三代風又善以豐為約意博
而辭身雖書之訓誥殆無加也其見稱重如此拜參

知政事御史中丞司馬光疏其不當用不聽光解中丞
曾公亮議用王安石方平以為不可數日遭父憂服
闋以觀文殿學士留守西京人覲留判尚書都省力
請知陳州安石行新法方平陛辭極論其害曰民猶
水也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
若新法卒行必有覆舟自焚之禍帝憮然韓絳止西
師慶卒亂京西轉運使令一路各會兵于州民大駭
方平持檄不下而奏之帝曰守臣不當爾邪命能諸
郡兵召為宣徽北院使留京師王安石深沮之以為
青州未行帝問祖宗禦戎之要對曰太祖不勤遠略

如靈夏河西皆因其酋豪許之世襲環州董遵誨西
山郭進關南李漢超皆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諸將財
力豐而威令行間謀精審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萬
人而獲百萬之用及太宗謀取燕薊又內徙李彝興
馮暉於是朝廷始旰食矣真宗澶淵之克與契丹盟
至今人不識兵革三朝之事如此近歲疆場之臣乃
欲試天下於一擲事成微利不成詒患不可聽也帝
曰慶曆以來卿知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對曰臣
時為學士誓詔封冊皆出臣手帝曰卿時已為學士
可謂舊德矣契丹泛使蕭禧來議疆事臨當辭卧

中不起方平謂樞密使吳克曰但令王者日致饋勿
問且使邊郡檄其國可也克啓從之禧即行阡中太
一宮使王安石弛銅禁姦民日銷錢為器邊關海舶
不復譏錢出錢日耗方平極論其害請詰安石舉累
朝之令典一旦削除之其意安在帝頗采其言而方
平求去進使南院判應天府帝曰朕次卿與韓絳共
事而卿論政不同欲實卿樞密而卿論兵復異卿受
先帝末命訖無以副朕意乎遂行高麗使過府長吏
當送迎方平言臣班視二府不可為陪臣屈詔但遣
少尹王師征安南方平言舉西北壯士健馬棄之炎

荒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若師老費財無功而還社稷之福也後皆知其言新法鬻河渡坊場司農并及祠廟宋闕伯微子廟皆為置區方平言宋王業所基闕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為始封之君是二祠者亦不得免乎帝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鬻數請老以太子少師致任官制行廢宣徽使獨命領之如故哲宗立加太子太保元祐六年薨年八十五贈司空遺令毋請謚尚書右丞蘇轍為請乃謚曰文定方平慷慨有氣節既告老論事益切至於用兵起獄尤反覆言之且曰臣且

死見先帝地下有以籍口矣平居未嘗以言向物以色假人守蜀日得眉山蘇洵與其二子軾轍漆器異之嘗薦軾為課官軾下制獄又坑章為請故軾終身敬事之叙其文以比孔鞅諸葛亮毗受知神宗王安石方用事毅然不卜屈以是望高一時守宋都日富弼自亳移汝過見之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既入院凡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人擢使出自是未嘗與語也弼有佞色蓋弼素亦喜安石云

王拱辰字君况開封咸平人元名拱壽年十九舉進士第一仁宗賜以今名通判懷州入直集賢院歷鹽鐵判官脩起居注知制誥慶曆元年為翰林學士契丹使劉六符嘗謂賈昌朝曰塘澌何為者一葦可抗拔箠可平不然決其堤十萬一囊即可路矣仁宗以問拱辰對曰兵事尚詭彼誠有謀不應以語我此等言爾設險守國先王不廢而祖宗所以限敵人也至是又使六符來求關南十縣斥太宗伐燕為無名舉朝莫知所答拱辰曰王師征河東契丹既通使而寇石嶺關以援賊太宗怒遂回軍伐之豈謂無名乃作

報書曰既交石嶺之鋒遂起衡門之役契丹得報遂繼好如初帝喜謂輔臣曰非拱辰深練故實殆難答也樞知開封府拜御史中丞夏竦除樞密使拱辰言竦經略西師無功稱而一拜今置諸二府何以厲世因對極論之帝未嘗遽起拱辰前引裾乃納其說竦遂罷更言滕宗諒在慶州所為不度而但降秩守魏懼遠臣則劾宜施重責未聽即家居未自貶乃從宗諒岳以救拱辰赴臺入見帝曰言事官第自舉職勿以朝廷未行為沮已而懸云以若名自今有當言者宜力陳毋避僧尼宗以鑄所集感農都人競共金治中

宮掖亦出資生之拱辰曰西師宿邊而財費於不急
動上心起天池第至禁之蘇舜欽會賓客於延慶院
王益柔醉作詩拱辰一風其僚曾周詢劉元瑜舉劾
之兩人既竄廢同席者俱逐時杜衍范仲淹為政多
所更張拱辰之黨不便命欽益柔皆仲淹所薦而舜
欽衍壻也故因是傾之由此為公議所薄復以翰林
學士擢三司使坐舉富民鄭九出知鄆州徙瀘瀛并
三州數歲還為學士承旨兼侍讀帝於邇英閣置太
玄經著草顧曰朕每閱此卿亦知其說乎拱辰具以
對且曰願陛下垂意六經旁采史家此不足學也至

和三年復拜三司使聘契丹見其主混同江設宴垂
釣每得魚必酌拱辰酒親鼓琵琶以侑飲謂其相曰
此南朝少年狀元也入翰林十五年故吾厚待之使
還御史趙抃論其輒當非正之禮異時北使援比以
請將何辭拒之湖南轉運判官李章知潭州任顯市
死商真珠事敗具獄上拱辰悉入珠掖庭抃并劾之
除宣徽北院使抃言宣徽之職本以待勳勞者唯前
執政及節度使得為之拱辰安得汙此選乃以端明
殿學士知永興軍歷泰定二州河南大名府積官至
吏部尚書神宗登極恩當轉僕射歐陽脩以為此宰

相官不應序進但遷太子少保熙寧元年復以北院使召還王安石參知政事惡其異已乘二相有故出為應天府八年入朝為中太一宮使元豐初轉南院使賜金方團帶再判大名改武安軍節度使三路籍民為保甲日聚而教之禁令苛急徃徃去為盜郡縣不敢以聞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於罪罟也浸淫為大盜其北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財損下戶以紓之主者指拱辰為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上章不已帝悟於是第五等戶得免哲宗立徙節彰德加檢校太師是

年薨年七十四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懿恪

論曰方平拱辰之才皆較然有過人者而不免司馬光趙抃之論豈其英發之氣勇於見得一時趨鄉未能盡適於正與及新法行方平痛陳其弊拱辰爭保甲言尤剴切皆諤諤不少貶為國老成望始重矣若方平識王安石於辟校貢舉之時而知其後必亂政其先見之明無忝呂誨云

張昇字杲卿韓城人舉進士為楚丘主簿南京留守王曾稱其有公輔器累官度支員外郎夏竦經略陝西薦其才換六宅使涇原秦鳳安撫都監未幾以母

老求歸故官得知絳州改京西轉運使知鄧州又以
毋辭或指為避事范仲淹言於朝曰張昇豈避事者
乃許歸養歷戶部判官開封府推官至知雜御史張
堯佐緣恩驟用知開封府內侍楊懷敏夜直禁中而
衛士為變皆極論之昇性質樸不善擇言至斥張貴
妃為一婦人謂懷敏得志將不減劉季述仁宗讀之
不憚以語陳升之升之曰此忠直之言不激切則聖
意不可回矣帝乃解以天章閣待制知慶州改龍圖
閣直學士知秦州初青唐蕃部蘭種世居古渭積與
夏人有隙懼而獻其地攝帥范祥無遠慮亟城之諸

族畏其偏舉兵叛昇至請棄勿城詔戶部副使傅永
審視之以為不可棄與昇議殊先是副總管劉渙討
叛羌逗撓不時進昇命他將郭恩代之羌乃潰去渙
黜其功調訟恩多殺老稚以撼昇朝廷命張方平守
秦徙渙涇原亦徙昇青州將罪昇方平辭曰渙昇有
階級今互言而兩罷帥不可為也昇乃復留至和二
年召兼侍讀拜御史中丞劉沆在相位以御史范師
道趙抃嘗攻其惡陰欲出之昇曰天子耳目之官柰
何用宰相怒而斥上章力爭之沆竟罷去帝見昇指
切時事無所避謂曰卿孤立乃能如是對曰臣仰託

聖主致位侍從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為如陛下乃孤立爾帝為之感動契丹主宗真遣使齎其畫像來求帝畫像未報而死于洪基立以為請詔昇報聘諭使更致新王像契丹欲先得之昇曰昔文成以弟為兄屈尚先致敬況今為伯父哉遂無以奪乃復以洪基像來嘉祐三年擢樞密副使遷參知政事樞密使昇愛惜官資凡內降所與多持不下見帝春秋高前後屢進言儲嗣事卒與韓琦同決策英帝立請老帝曰太尉勤勞王家詐可遽去但命五日一至院進見無蹈舞司馬

光上疏言近歲以來大臣年高者皆不敢自安其位言事者欲以為名又從而攻之使其人無可取雖少壯何為果有益於時雖老何傷昇為人忠謹清直不可干以私若使且居其位於事亦未有曠廢也昇請不已始賜告令養疾遂以彰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許州改鎮河陽三城拜太子太師致仕熙寧十年薨年八十六贈司徒兼侍中謚曰康節

趙槩字叔平南京虞城人少篤學自力器識宏遠為一時名輩稱許中進士第通判海州為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奏事殿中仁宗面賜銀緋出知洪州州城

西南薄章江有汎溢之虞槩作石隄二百丈高五丈以障其衝水不為患僚吏鄭陶饒與挾持郡事為不法前守莫能制州之歸化卒皆故時群盜與造飛語曰卒得廩米陳惡有怨言不更給善米且生變槩不答卒有自容州戍逃歸而犯夜者斬之以徇因收陶與抵罪闔府股栗加直集賢院知青州坐失舉澠池令張誥免父乃起監密州酒知滁州山東有寇李二過境上告人曰我東人也公嘗為青州民愛之如父母我不忍犯率衆去召修起居注歐陽修後至朝廷欲驟用之難於越次槩聞請郡除天章閣待制糾察

在京刑獄脩遂知制誥踰歲槩始代之郊祀當任子進階爵乞回其恩封母郡太君宰相謂曰君即為學士擬封不久矣槩曰母年八十二願及今拜君賜以為榮乃許之後遂為例蘇舜欽等以群飲逐槩言預會者皆館閣名士舉而棄之缺士大夫望非國之福也三報求知蘇州終母喪入為翰林學士聘契丹契丹主一獵請賦信誓如山河詩詩成親酌玉杯為槩勸一於侍臣劉六符素扇寫之納袖中其禮重如此還兼侍讀學士諫官郭申錫論事忤旨帝欲加罪槩曰陛下始面諭申錫等面從今熟之何以示天下乃

止以龍圖閣學士知軍州應天府代韓絳為御史中丞絳以論張茂實不宜典宿衛罷槩至首言之茂實竟去御藥院內臣有寄資至團練使者謂之暗轉槩請明限以年詔俟出院優遷之母得累寄權樞密使參知政事數以老求去熙寧初拜觀文殿學士知徐州自左丞轉吏部尚書前此執政遷官未有也以太子少師致仕退居十五年嘗集古今諫爭事為諫林百二十卷上之神宗賜紙曰請老而去者類以聲問不至朝廷為高唯卿有志愛君雖退處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于坐右時用省闕元豐六年薨年八十八

贈太子太師謚曰康靖性秉心和平與人無怨怒雖在事如不言然陰以利物者為不少議者以比劉寬黃師德坐張誥貶六年忘之終不衰誥死卹其家備至歐陽脩遇槩素薄又知制誥及脩有獄槩獨抗章明其罪言為仇者所中傷不可以天下法為人報怨脩得解始服其長者為鄆州時吏按前守馮浩侵公使錢三十萬當以職曰租償槩知其資為代以已奉其平生所為類此槩初名裡嘗夢神人金書名簿有趙槩遂更云

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登第為揚子尉縣大水民

被弱令不能救宿寧公私船活數十人以薦為館閣
校勘進集賢校理通判宣州囚有殺人者將抵死宿
疑而訊之囚憚箠楚不敢言辟左右復問久乃云旦
將之田縣吏縛以赴官莫知其故宿取其獄繙閱探
其本辭蓋婦女與所私者殺其夫而執平民以告也
知湖州前守滕宗諒大興學校費錢數十萬宗諒去
通判僚吏皆疑以為欺不肯書歷宿誚之曰君輩佐
滕侯久矣苟有過盍不早正乃陰拱以觀俟其去而
求之豈昔人分謗之意乎坐者大慙謝其後湖學為
東南最宿之力為多築石塘百里捍水患民號曰胡

公塘而學者為立生祠久之為兩浙轉運使召脩起
吾注知制誥入內都知楊懷敏坐衛士之變升為和
州都監未幾召入復故職宿封還詞頭且言懷敏得
不窮治誅死已幸豈宜復在左右命遂寢慶曆六年
京東兩河地震登萊尤甚宿兼通陰陽五行災異之
學乃上疏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
午而極於亥然陰猶強而未即伏陽猶微而不能勝
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其地在乾若西北二邊
不動恐有內盜起於河朔又登萊視京師為東北少
陽之位今二州置金坑多聚民鑿山谷陽氣耗洩故

陰乘而動宜即禁止以寧地道時以為迂闊明年王
則果以貝州叛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宮災是歲冬至
如以二帝並配明年大旱宿言五行火禮也去歲火
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丘並配之失也即建言
並配非言宜用迭配如初時議者謂士大夫言七十
當致仕其不知止者請令有司按籍舉行之宿以為
非優老之美當少緩其期法武吏察其任事與否勿
斷以年文吏使得自陳而全其節及言皇祐新樂與
舊樂雜並用禮部間歲一貢士不便當用三年之制
皆知其言唐介貶嶺南帝追中使護以徃宿言事有

不可測介如不幸道死陛下受殺直臣之名帝悟追
還使者遷翰林學士知密官制院李仲昌開六塔河
民被害詔撤簿其罪宿請斬以謝河北仲昌由是南
寗充國公主下降將行冊禮宿諫曰陛下昔封兩長
主未嘗冊命今施之愛女殆非漢明帝所謂殺子豈
得與先帝子等之義也涇州卒以折支不時給出惡
言且欲相扇為亂既寘于法乃命劾三司吏三司使
包拯護弗遣宿曰涇卒固悖慢然當給之物越八十
五日而不與計吏安得為無罪拯不知自省公拒制
命紀綱益廢矣極懼立遣吏韓琦守并州請復其節

鎮宿言參商為仇讎之星國家受命於商立而參為
晉地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宋興削平四方并最後
服故太宗不使列于方鎮八十年矣宜如故便議遂
上後堦秉政卒復之拜樞密副使曾公亮任雄州趙
滋顓治界河事宿言於英宗曰憂患之來多藏於隱
微而生於所忽自滋守邊北人捕魚伐葦一切禁絕
由此常與鬪爭南北通好六十載內外無患近年邊
遽來上不過侵誣尺寸此城若之吏移文足以辨詰
何至於興甲兵哉今搢紳中有耻燕薊外屬者夫時
人事未至而妄意難成之福顓守兩朝法度以惠養

元元天下幸甚宿以老數乞謝事治平三年罷為觀
文殿學士知杭州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未拜而薨
年七十二贈太子太傅謚曰文恭宿為人清謹忠實
內剛外和羣居不譁笑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臨事
重慎不輒發發亦不可由上居母喪三年不至私室
其當重任尤顧惜大體在嘗嘗刑院擇詳議官有在
選中者嘗監征權以永災負謀同列謂小累不足白
宿竟白之而薦其才足用仁宗聽納同列退而謂曰
公固欲白上倘緣是不用奈何宿曰彼之得否不過
一詳議官宿平生以誠事主今白首矣恐以毫髮欺

平為之開陳聽吾君自擇爾少與一僧善僧有秘術
能化瓦石為黃金且死將以授宿使葬之宿曰後事
當盡力他非吾所冀也僧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
篤行自勵至於貴達常如布衣時子宗炎從子宗愈

宗四

宗炎字彥聖由將作監主簿鎖廳登第為國子大宗
正丞開封府推官考功吏部郎中舊制選人改京官
舉將小絰吏議輒危不行宗炎請先引見俟舉者罪
即追止從之哲宗崩遼使來吊祭宗炎以鴻臚少卿
牙境上使者不易服宗炎以禮折之須其聽命乃相

見暨還亦為卿初父宿使遼還人畜之其後宗炎嘗
鄧忠臣運客客問中外嘗有充使之者忠臣以宿告
且言前及鴻臚其子也客歎胡氏世不乏人俄以直
龍圖閣知穎昌府歷密州而卒宗炎善為詩藻思清
婉歐陽脩守亳與忠臣遊郡圃或誦其詩脩賞味不已
以為有鮑謝風其重之如此

宗愈字完夫舉進士甲第為元祐必宿得請就別矣
宗問子弟誰可繼者以宗愈對召試學士院神宗立
以為集賢校理父之善文每後討遂同知集賢館內
卒盜皇藏器物宗愈言唐長祿無忌不解佩刀入東

上閣門校尉論當死今禁卒為盜而入內都知不能
覺察願正其罪發帥直屬在長慶門內而自置
國宗愈曰嚴禁旅所以杜姦究也奈何令法入行而
之萬一凶黠者竄去其間將不可悔請為法者李主
安石用李定為御史宗愈言御史當用直士及老練
論薦又領官博士員外郎今定以暮晚采不因屬得之
是殆一出執政意即大臣不法誰復言之蘇頌李天
臨不草制坐劾宗愈又爭之安石怒出通判真州歷
提點河東刑獄開封府推官吏部右司郎中元祐初
起居郎中書舍人給事中御史中丞時更定後法

言成術較寡不足者聽差人等戶宗愈言法貴均一
若持兩端則於文有害是乃差法非募法也請剛之
哲宗嘗問朋黨之辨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姦則小人
指君子為黨君子蓋義之與比者陛下能擇中立之
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明日具君子無黨論以進拜
尚書右丞於是諫議大夫王覲論其不當而劉安世
韓川孫覺等合攻之朝廷依違踰年出覲潤州而言
者愈力乃罷為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徙成都府蜀人
安其政召為禮部尚書遷吏部卒年六十六贈左銀
青光祿大夫

宗回字醇夫用蔭登第為編脩敕令官司農寺幹當
公事京西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京東陝西轉運使吏
部郎中紹聖初以直龍圖閣知桂州進寶文閣待制
坐繫平民死降集賢殿脩撰知隨州改秦州慶州復
為待制先是熙河將王瞻下邈川有功帥孫路不樂
瞻奪其兵與王愍朝廷知之以宗回代路加直學士
時青唐瞎征內附而心牟欽始勒兵立別首隴拶還
其地勢復張瞎征大懼自髡為僧以祈免王瞻怨孫
路因言青唐不煩兵可下至則駐宗哥城不進宗回
怒日夜檄趣之且戒瞻曰青唐兵甚弱隴拶稚子何

能為而怯懦逗遛將以軍法從事又遣王愍復至
邈川聲言代瞻瞻懼乃率步騎掩首唐據之隴拶降
宗以青唐為鄯州邈川為湟州未幾屬羌郎阿章叛
宗官軍宗回遣將王吉魏釗討之皆敗死又遣鈐轄
科朴往朴言賊鋒方銳且盛寒宜少緩師宗回不聽
督之急朴不得已行亦敗死於是轉運判官秦希甫
言湟鄯難守以為棄之便事宗回宗回將不可希
甫罷去會徽宗棄鄯州於是任伯雨再疏其罪奪職
知蘄州還為待制歷慶渭陳延澶州元宗愈入黨籍
宗回亦罷郡居亡何錄其堅守湟鄯之議起知秦州

進樞密直學士徙永興鄴州成德軍復坐事去天觀
中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胡氏自宿始大及宗愈仍世
執政其後子孫至侍從九卿者十數遂為晉陵名族
論曰張昇清忠諒有趙槩駐量過人胡宿學通天人
之奧攷其立朝大節皆磊落為良執政宗愈仍居右
轄而學術視宿則有間矣宗回非邊將材其守河滙
之議蓋以趣种朴於死斬合上意以解其責爾若胡
氏之世大也殆脫萬人于水死而陰德之所致與

傳卷第七十七

列傳卷第七十八

宋史三百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魯國公

勅修

歐陽脩 子發業

劉敞 子奉世

曾鞏 弟

歐陽脩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
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
誦及冠嶷然有聲宋與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
季餘習鍍刻駢偶澳忍策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
蘇舜元舜欽柳開穆脩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
足脩游隨得唐詩愈遺意於虞夏書彙中讀而心慕焉

三十九个
苦志探賸至忘寢食必欲并懸絕馳而追與之並舉
進士試南宮第一權甲科調西京推官然從尹洙游為
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游為歌詩相
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為諫官校勸范仲淹
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為當黜脩
貶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
坐貶夷陵令稍從敦德令或成節度判官仲淹使陝
西辟掌書記脩笑而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為已利哉
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久之復拔勸進集賢校理慶
曆二年知諫院時仁宗更用六臣杜衍富弼韓琦范

仲淹皆在位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脩首在選中每
進見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
不便脩慮善人必不勝數為帝分別言之初范仲淹
之貶饒州也脩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
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脩乃為朋黨論以進其略
曰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
也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祿
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
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親
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

四百八十一
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
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曰惟君子
則有朋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可謂無朋矣而紂用
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
興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故為君但當退小
入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脩論事切直
入視之如讎帝獨饗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
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同脩起居注遂知制誥故事
必試而后命帝知脩詔特除之奉使河東自西方用
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餽餉脩曰麟州天險不可廢

廢之則河內郡縣民皆不安唐矣不若分其兵駐並
河內諸軍緩急得以應援而平時可省轉輸於策為
便由是州得存又言忻代岢嵐多禁地廢田願令民
得耕之不然時為敵有朝廷下其議又乃行歲得粟
數百萬斛凡河東賦必過重民所不堪者奏罷千數
事使遂會保州兵亂以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
運使歷辭帝曰勿為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
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
中外為問賊平文將李昭亮通判為侍文私納婦女
脩捕得文繫獄昭亮懼立出所納婦女之始亂也招

以不死既而皆殺之者從二千人分議諸郡官獨為
宣撫使去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脩過於內黃夜
半辱入告之故脩曰獨莫大於哉已降死骨從乎既
非朝命路一郡不從為變不知焉悟而止方是時社
朽等相繼以黨議罷去脩慨然上疏曰社朽韓琦范
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
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
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顯權其故何
也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
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一求瑕推指以為黨則可

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則
以他事動搖唯有顯權是上之所惡必須以此說方可
傾之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
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
外臣為朝廷惜之於是邪黨益忌脩因其孤甥張氏
獄傳致以罪左是知制誥知餘刑居二年徙揚州頴
州復學士留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召判流內銓時
在外十二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勞甚至小人畏脩復
用有詩為脩奏乞登汰內侍為姦利者其羣皆怨怒
諸之出知同州帝納其言而止遷翰林學士俾脩

四百一十
唐書奉使契丹其主命其臣四人御宴曰此非常制
以卿名重故爾知嘉祐二年其子尚為陰恠
竒選之文彌太學體脩痛排却之凡如是者輒舉
事向之其薄者何脩出暴惡於馬首銜選不能制
場屋之旨從是後變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包
拯感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旬月
改差教授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脩
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河決商胡北京留守賈昌朝
欲開橫龍故道回河使東流有李仲昌者欲導入六
塔河議者莫知所從脩以為河水重濁理無不淤下

流既淤上流必決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
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耳橫壠功大難成雖成
將復決六塔狹小而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
害不若因水所趨增堤峻防疏其下流縱使入海此
數十年之利也宰相陳執中主昌朝文彥博主仲昌
竟為河北患臺諫論執中過惡而執中猶遷延固位
脩上疏以為陛下拒忠言庇愚相為聖德之累未幾
執中罷狄青為樞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訛言籍籍脩
請出之於外以保其終遂罷知陳州脩嘗因水災上
疏曰陛下臨御三紀而儲官未建昔漢文帝初即位

以羣臣之言即立太子而享國長乂為漢太宗唐明宗惡人言儲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亂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又不定乎其後建立英宗蓋原於此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叅知政事脩在兵府與曾公亮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為圖籍凡邊防久缺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東宮猶未定與韓琦等協定大議語在琦傳英宗以疾未親政皇太后垂簾左右交構幾成嫌隙韓琦奏事太后泣語之故琦以

帝疾為解太后意不釋脩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温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邪太后意稍和脩復曰仁宗在位乂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乂之而罷脩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執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官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是怨誹益衆帝將追崇濮王命有司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脩引喪服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降三年為期而不沒父

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太后出手書許帝稱親尊王為皇三夫人為后帝不敢當於是御史呂誨等詆脩主此議爭論不已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脩意脩薦為御史衆目為姦邪之奇患之則思所以自解脩婦弟薛宗孺有憾於脩造帷薄不根之謗摧辱之展轉達於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脩神宗初即位欲深護脩訪故官臣孫思恭思恭為辨釋脩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問所

從來辭窮皆坐黜也亦力求退罷為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明年遷兵部尚書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辭不拜徙蔡州脩以風節自持既數被汙讎年六十即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為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忠脩始在滁州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為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于再三志氣自若也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在直垂錯不可勝數於是仰天歎曰

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也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不見治跡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之或問為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為寬以略為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實者不為苛意簡者不為繁碎耳脩勿失父母嘗謂曰汝父為吏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

此語吾耳熟焉脩聞而服之終身為文天
豐約中度其言益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
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駕衆莫能及故天下翕

身之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為聞人

會羣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布衣屏處未為人知脩

即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篤於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好古嗜學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編殘簡一切掇拾研稽異同立說於左的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奉詔脩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蘇軾敘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

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太白。識者以為知言。子發字伯和。少好學。師事安定胡瑗。得古樂鍾律之說。不治科舉。文詞獨探古始。立論議。自書契來。君臣世系制度。文物旁及天文地理。靡不悉究。以父恩補將作監主簿。賜進士出身。累遷殿中丞。卒年四十六。蘇軾哭之。以謂發得文忠公之學。漢伯喈。晉茂先之流也。字子集。字叔弼。廣覽強記。能文辭。年十三時見脩著鳴蟬賦。侍側不去。脩撫之曰。兒異日能為吾此賦否。因書以遺之。用蔭為秘書省正字。登進士乙科。調陳州判官。以親老不仕。脩卒。代草遺表。神宗讀而愛

之意。脩自作也。服除始為審官主簿。累遷職方員外郎。知襄州。會布執政。其婦兄魏泰倚聲勢。來居襄。規占公私田園。強市民貨。郡縣莫敢誰何。至是指州門東偏官邸廢址為天荒。請之吏具成績。至集曰。孰謂州門之東偏而有天荒乎。郤之。與共白曰。泰橫於漢南久矣。今求地而緩與之。且不可。而又可。郤耶。集竟持不與。泰怒。繫於布。徙知汝州。旋又罷去。元符末。還朝。歷吏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秘閣知蔡州。蔡地薄賦重。轉運使又為覆折之。多取於民。民不堪。命會有詔禁止。而佐吏懼。候者不敢以言。從事集曰。州郡之

於民認今有有不愛德將請天子詔意深厚知
覆折之病民乎詔止之若左等病不行何以為長吏
命即日行之永繁坐堂無處
論曰三代而降漢唐之盛衰而藹如
其言晦如其光變如其音變有先王之遺烈涉晉
魏而弊至唐韓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
宋歐陽脩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頽波息千古之邪說
使斯文之正氣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兩人之
力也愈不獲用脩用矣亦弗克究其所為可為世道
惜也哉

劉敞字原父臨江新喻人舉慶曆進士廷試第一編
排官王堯臣其內兄也以親嫌自列乃以為第二通
判蔡州直集賢院判尚書考功口錄堯賜謚文正敞
言謚者有司之事竦行不應法公百司各得守其職
而陛下侵臣官疏三上改謚文正方議定大樂使中
貫人參其間敞諫曰王曰莫重於樂今儒學滿朝辨
論有餘而使若過然者樂之巨細雖約素益笑也權度
支判官從三司使奏所與元人字之謂地仁宗問敞
棄守孰便敞曰昔新喻司之故蔡州長無堯人之虞
傾國守焉可也或謂形險則賊乘之以擾我邊鄙傾

國爭焉可也今河內重經二碑財國民損士卒之命以規小利使曲在中國非此則多不同秦州自是多事矣溫感言追明有佞人懇議求立忌敞曰豈可以私昵之故變古之禮乎天充以典禮得罪馮京救之亦罷其職敞因對極論之帝曰充能官京亦亡它中書惡其太直不相容耳敞曰陛下寬仁好諫而中書乃排逐言者是救君之明止君之善也臣恐感動陰陽有日食地震風霾之異已而果然因勸常收攬威權無使聰明救塞以消災咎帝深納之以同脩起居注未一月耀知制誥宰相陳執中惡其斥

已沮止之帝不聽宦者石全彬領觀察使意不愜有愠言居三日為真敞封還除書不草制奉使契丹素習知山川道徑契丹導之行自古北口至柳河凹居殆千里欲夸示險遠敞質譯人曰自松亭趨柳河甚徑且易不數日可抵中京何為故道此譯相顧駭愧曰實然但通好以來置驛如是不敢變也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契丹不能識問敞敞曰此所謂駁也為說其音聲形狀且誦山海經管子書曉之契丹益歎服使還求知揚州狄青起行伍為樞密使每出入小民輒聚觀至相與推誦其拳勇至塞馬足

不得行帝不豫人心動搖青益不自安敞辭赴郡為
帝言陛下幸愛青不如出之以全其終帝領之使出
諭中書青乃去位揚之雷塘漢雷陂也舊為民田其
後官取豬水而不償以它田主皆失業然塘亦破决
不可漕州復用為田敞據塘舊券悉用還民祭運使
爭之敞卒以予民天長縣鞫王甲殺人既具獄敞見
而察其冤甲畏吏不敢自直敞以委戶曹杜誘誘不
能有所平反而傳致益牢將論囚敞曰冤也親按問
之甲知能為已直乃敢告蓋殺人者富人陳氏也相
傳以為神明徙鄆州鄆比易守政不治市邑攘敘公

行敞决獄訟明賞罰境内肅然客行壽張道中遺一
囊錢人莫敢取以告里長里長為守視客還取得之
又有暮遺物市中者旦徃訪之故在先是久旱地多
蝗敞至而雨蝗出境召糾察在京刑獄營卒桑達等
醉鬪指斥乘輿皇城使捕送開封棄達市敞移府問
何以不經審訊府報曰近例凡聖旨及中書樞密所
鞫獄皆不慮問敞奏請一準近格樞密院不肯行敞
力爭之詔以其章下府著為令嘉祐裕享羣臣上尊
號宰相請撰表敞說止不得乃上疏曰陛下不受徽
號且二十年今復加數字不足盡聖德而前美並棄

誠可惜也今歲來頗有災異正當寅畏天命深自抑損豈可於此時乃以虛名為累帝覽奏顧侍臣曰我意本謂當爾遂不受蜀人龍昌期著書傳經以詭僻惑衆文彥博薦諸朝賜五品服敞與歐陽脩俱曰昌期違古畔道學非而博王制之所必誅未使即少正卯之刑已幸矣又何賞焉乞追還詔書毋使有識之士窺朝廷深淺昌期間之懼不敢受賜敞以識論與衆忤求知未與軍拜翰林侍讀學士大姓范偉為姦利冒同姓戶籍五十年持府縣短長數犯法敞窮治其事偉伏罪長安中謹喜未及受刑敞召還判三班

院偉即變前獄至于四五卒之付御史決敞侍英宗講讀每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時兩宮方有人間言諫者或訐而過直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也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帝以體改容知其以義理諷也皇太后聞之亦大喜指曰朕嘗憂子告帝固重其才每疑其他學士必問敞安否帝食新橙命賜之疾以間復求外以為汝州旋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御史臺龍昌期元年卒年五十敞學問淵博自佛者卜筮天文方藥山經地志皆究知大略嘗

夜視鏡是謂人曰此於法當得土不然則生女後數
月兩公主生又曰歲星往來虛危間色甚明風當有
興於齊者歲餘而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承大統嘗
得先秦要典數十銘識奇奧皆案而讀之因以考知
三代制度尤珍惜之每曰我死子必以此蒸嘗我朝
廷每有禮樂之專必就其家以取也馬為文元瞻籙
掌外制時將下直會追封王志九立馬却坐頃之
九制成歐陽脩每於書有疑折簡米問對其使揮筆
答之不停手脩服其博長於春秋為書四十卷行於
時弟放子奉世

放字貢父與敏同登科仕州縣踰一年始為國子監
直講歐陽脩趙槩薦試館職御命中丞王陶有夙憾
率侍御史蘇宋共排之放官已員外郎轉侍館閣校
勘熙寧中判尚書考功同知太常院詔封太祖諸
孫行尊者為主奉太祖後放曰禮則侯不得祖天子
當自奉其國之祖宜崇德昭德考後世世勿降爵
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所以褒揚藝云相者著矣後二
王紹封如敏議方更學校貢舉法放曰本朝選士之
制行之百年累代將相名卿皆由此出而以為未嘗
得人亦誣哉願因舊舊每輕議改法夫士脩於家

足以成德亦何待於學官程課嗜趣之哉王安石在
經筵乞講者坐放曰侍臣等論於前不可安坐避席
立語乃古今常禮君使之坐所以示人主尊德樂道
也若不命而請則異矣禮官皆同其議至今仍之考
試開封舉人與同院王公爭言為監察御史所劾罷
禮院廷試始用策初考官呂惠卿列阿時者在高等
訐直者反居下放覆考悉反之又嘗詒安石書論新
法不便安石怒惠卿前過斥通判泰州以集賢校理判
登聞檢院戶部判官知曹州曹為盜區重法不能止
放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至則治尚寧見平盜亦

衰息為開封府判官復出為東轉運使部吏罷軟
不逮著務全安之徙知兗毫一州吳居厚代為轉運
使能奉行法令致財賦乃追必放廢弛黜監衡州蓋
倉哲宗初起知襄州入為秘書少監以疾求去加直
龍圖閣知蔡州於是給事中必覺胡宗愈中書舍人
蘇軾范百祿言放傳記能文音下政事倅古循吏身兼
數器守道不回宜優賜之告必留京師至蔡數月召
拜中書舍人請復舊制建紫微閣於西省竟以疾不
起年六十七放所著書百卷必遂史學作東漢刊誤
為人所稱預司馬光脩資治通鑑專職漢史為人疎

僑不脩威儀喜譖讒數用以招怨悔終不能改奉世
字仲焉天資簡重有法度中進士第熙寧三年初置
樞密院諸房檢詳文字以太子中允居吏房先是進
奏院每五日具定本報狀上樞密院然後傳之四方
而印吏輒先期報下或矯為家書以入郵置奉世乞
革定本去實封但以通函騰報從之神宗稱其奉職
不苟加集賢校理檢正中書戶房公事改刑房進直
史館國史院編脩官大理治相州獄詳斷官實華以
白奉世奉世曰君自以法從事毋庸白後蔡確以是
文致奉世罪謫降蔡州糧料院又之為吏部員外郎

元祐初歷度支左司郎中起居郎天章閣待制樞密
都承旨戶部吏部侍郎權戶部尚書七年拜樞密直
學士僉書院事哲宗親政用二內侍為押班中書舍
人呂希純封還之帝謂有近例奉世曰雖有近例柰
人不可戶曉顧以率先施行為非耳帝為反命既而
章惇當國奉世乞免去紹聖元年以端明殿學士
知成德軍改定州踰年知成都府過都入覲欲述朋
黨傾邪之狀帝將聽其來曾布曰元祐變先朝法無
一當者奉世有力焉最為漏網恐不足見遂不許明
年責光祿少卿分司南京居郴州御史中丞邢恕劾

奉世合劉摯傾害大臣附呂大防蘇轍遂登政府再
貶隰州團練副使徽宗立盡還其官職知定州大名
府鄆州崇寧初再奪職責居沂死以赦得歸政和三
年復端明殿學士薨年七十三奉世優於吏治尚安
靜文詞雅贍最精漢書學常云家世唯知事君內省
不愧作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
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

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生而警敏讀書數百言脫
口輒誦年十二試作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甫冠名
聞四方歐陽脩見其文竒之中嘉祐二年進士第調

太平州司法參軍召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

賢校理為實錄檢討官出通判杭州舊取酒場錢

給募牙前錢不足賦諸鄉戶期七年止期盡募者志

於多入酒戶如初輩訪得其狀立罷之歲飢度常

平不足贖而田野之民不能皆至城邑諭告屬縣諷

富人自實粟總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

得從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又貸之種糧使隨

秋賦以償農事不乏知齊州其治以疾姦急盜為本

由疑周氏擁贊雄里中子高橫縱賊良民汙婦女服

器主僭力能動權豪州縣更莫敢詰鞏取實於法章

丘民聚黨村落間號稱王土椎剽奪囚無不如志輩
配三十一人又獲民為保伍使機察其出入有盜則
鳴鼓相援每發輒得盜有富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
出首輩飲食冠裳之假以騎從輦所購金帛隨之夸
狗四境盜聞多出自首輩外視章顯實欲携貳其徒
使之不能復合也自是外戶不閉河北發民濟河調
及它路齊當給夫二萬縣初按籍三丁出夫一輩括
其喫漏至於九而取一省費數倍又弛無名渡錢為
橋以濟往來從傳舍自長清抵博州以達于魏凡省
六四千人皆以他利徙襄州洪州會江西歲六疫嘗命

縣鎮亭傳悉備藥待求軍民不能自養者來食息宮
舍資其食飲衣衾之具分醫視診書其全失多寡為
殿最師征安南所過州為萬人備他吏暴誅也款民
不堪輩先期區處狎集師去市里不知加直龍圖閣
知福州劔將樂盜康惠既赦罪出降餘衆潰復合陰
相結附旁連數州尤桀者呼之不至居人憎恐輩以
計要致之繼自歸者二百輩福多佛寺僧刹其富饒
爭欲為主守賊請公行輩俾其徒相推擇識諸籍以
次補之授帖於府庭却其私謝以絕左右徵求之弊
福州無職田歲蠲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輩

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徙
明毫澹三州鞏負才名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
時後生輩鋒出鞏視之泊如也過闕神宗召見勞問
甚寵遂留判三班院上疏議經費帝曰鞏以節用為
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帝以三朝兩朝
國史各自為書將合而為一加鞏史館脩撰專典之
不以六臣監總既而不克成會官制行拜中書舍人
時自三省百職事選授一新除書曰至十數人入舉
其職於訓辭典約而書畢堂燕安郡王晟奏故事命
翰林學士至是特屬之甫數月丁母艱去又數月而

卒年六十五鞏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無四第九
妹於委廢單弱之中宦學婚嫁一出其力為文章上
下馳騁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
一時工作文詞者鮮能過也少與王安石游安石聲
譽未振鞏導之於歐陽脩及安石得志遂與之異神
宗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楊雄
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臣所謂吝
者謂其勇於有為吝於改過耳帝然之呂公著嘗告
神宗以鞏為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
不大用云第布自有傳幼弟肇

肇字子開舉進士調黃巖簿用薦為鄭州教授擢崇
文校書館閣校勘兼國子監直講同知太常禮院太
常自秦以來禮文殘缺先儒各以臆說無所稽據肇
在職多所釐正親祠皇地祇於此如蓋自肇發之異
論莫能奪其議凡布以論市易事被責亦奪肇三判
滯於館下又多希旨窺伺者衆皆危之肇恬然無愠
曾公亮薨肇狀其行神宗嗾見而嘉之遷國史編脩官
進吏部郎中遷右司為神宗實錄檢討元祐初擢起
居舍人未幾為中書舍人論葉康直知秦州不當執
政訝不先白御史因攻之肇求去范純仁語於朝曰

若善人不見容吾輩不可居此矣力為之言乃得釋
門下侍郎韓維奏范百祿事太皇太后以為讒毀出
守鄧肇言維為朝廷辨邪正是非不可以疑似逐不
草制諫議大夫王覲以論胡宗愈出守潤肇言陛下
寄腹心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二者相須闕一不可
今覲論執政即去之是愛腹心而塗耳目也帝悟加
覲直龍圖閣太皇受冊詔遵章嚴故事衛文德殿肇
言天聖初兩制定議受冊崇政仁宗特改焉此蓋一
時之制今而述仁宗故事以極崇奉孝敬之誠可謂
至矣臣竊謂太皇當於此時特下詔揚帝孝敬之誠

而回執壽德居從天聖兩制之議止於崇政則帝孝
愈顯太皇之德愈尊矣坤成節上壽壽議令百官班崇
政肇又言天聖三年近臣班殿廷百官止請內東門
拜表至九年始御會慶今太皇盛德不肯自同重殿
宜加三年之制並從之四年春旱有司猶講春宴肇
同彭汝礪上疏曰天菑方作正君臣側身畏懼之時
乃相與飲食燕樂恐無以消復天變翼日有旨罷宴
蔡確與新州肇先與汝礪相約極論會除給事中汝
礪獨封還制書三君如聖肇賣友略不自辨以寶文閣
待制知潁州徙鄆齊西州應天府七年入為吏部侍郎

郎肇在禮院時啓親祠北郊之議是歲當郊肇堅抗
前說既而合祭天地乃自劾改刑部請不已出知徐
州徙江寧府帝親政更用舊臣數稱肇議禮趣入對
肇言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得人以
爲立政之本宜於此時選忠信端良之士寘諸近班
以參謀議備顧問與夫深處法官親近暫御其損益
相去萬萬矣貴近惡其語出知瀛州與兄布易地時
方治實錄譏訕罪降爲滁州稍復集賢殿脩撰歷泰
州海州徽宗即位復召爲中書舍人日食四月朔當
降詔求言肇具述帝旨詔下投匭者如織章惇惡之

欲因事去肇帝不聽元祐臣僚被譴者咸以赦恩甄叙肇請併錄死者作訓詞哀厚惻怛讀者爲之感愴遷翰林學士兼侍讀諫官陳瓘給事中龔原以言得罪無敢救肇極力論解時論者謂元祐紹聖均爲有失兄布傳帝命使肇作詔諭天下肇見帝言陛下思建皇極以消弭朋黨須先分別君子小人賞善罰惡不可偏廢開說備至已而詔從中出布之拜相肇適當制國朝學士第草兄制唯韓維與肇爲衣冠榮建中靖國元年太史奏曰又當食四月肇請對言比歲日食正陽咎異章著陛下簡儉清淨之化或衰於前

聲色服玩之好或萌於心忠邪賢不肖或有未辨賞慶刑威或有未當左右阿諛壅蔽矯舉民寃失職鬱不得伸此宜反覆循省痛自克責以塞天變言發涕下帝悚然順納兄布在相位引故事避禁職拜龍圖閣學士提舉中太一宮未幾出知陳州歷太原應天府楊定二州崇寧初落職謫知和州徙岳州繼貶濮州團練副使安置汀州四年歸潤而卒年六十一自熙寧以來四十年大臣更用事邪正相軋黨論屢起羣身更其間數不合兄布與韓忠彥並相日夕傾危之聲旣居外移書告之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

正道以杜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跡去朝所進以爲輔佐侍從臺諫徃徃皆前日事惇卞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爲固位計思之可爲慟哭比來主意已移小人道長進則必論元祐人於帝前退則盡排元祐者於要路異時惇卞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布不能從未幾京得政布與肇俱不免肇天資仁厚而容貌端嚴自少力學博覽經傳爲文溫潤有法更十一州類多善政紹興初謚曰文昭子統至左諫議大夫

論曰劉敞博學雄文鄰於邃古其爲考功仁宗賜夏

竦謚上疏爭之以爲人主不可侵臣下之官及奉詔定樂中貴預列又諫曰臣懼為袞盜所笑此豈事君為容悅者哉敞雖踈雋文埒於敞奉世克肖世稱三劉曾輩立言於歐陽脩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奧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謂難矣肇以儒者而有能吏之才宋之中葉文學法理咸精其能若劉氏曾氏之家學蓋有兩漢之風焉

卷

身身不若集

身身不若集

身身不若集

身身不若集

身身不若集

身身不若集

身身不若集

身身不若集

身身不若集

身身不若集

